



文化名人的 最后时光

张建安/主编

今天，在叙述着这些人的人生结局时，似乎很有点悲壮，
其实在当年这样的结局很孤独，很平淡，无声无息。很多人生
故事，只有在后人的眼中才看得出精彩……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/张建安编著. 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
2007.6

ISBN 978-7-80211-444-9

I. 文… II. 张… III. 文化-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5191 号

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

张建安 著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 话:66509360(总编室)、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300 千字

印 张:19.5

版 次: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2.00 元

自序

写作此书,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。17位已逝的文化名人来到我的面前,与我作隔世的交流,使我受益匪浅。此书或许会因为他们的介入而变得厚重一些。

在讲述他们思想的时候,我尽量让他们自己的作品说话。这样,亲爱的读者,您可以看到不少精彩的文字片断,那是这些文化名人内心的独白,是他们对人世的思考。

在描述他们言行的时候,我尽量在占有资料的前提下,反复对比,以了解尽可能准确的史实。所以,我参考了不少纪念文章,那多是熟悉他们的人所写的回忆录,称得上第一手资料了。我也拜访过他们的一些后人,先后向梁培宽(梁漱溟之子)、张钰(张友鸾之女)、王湜华(王伯群之子)、陈翔鹤之子、李岫(李广田之女)、邵红(邵洵美之女)等老师请教,并就一些细节问题请他(她)们为我把关,以使文章内容不失真。他(她)们都非常认真,尊重作者的创作自由,我非常感谢。我也因此拜访了一些老人,他们的年龄都已在八

十岁以上了,且与我写的人物颇有渊源。例如:阎秉华已经九十多岁,与梁漱溟交往多年;李曦沐、李凌都是闻一多的学生;赵洛则是张友鸾的表弟……他们都成为我的忘年交,在他们的叙述中,我的思绪返回到那些已流走的时光,在倾听中,我觉得自己渐渐进入了角色,似乎还能穿越时光隧道,回到我未曾生活过的时代,感受与主人公同样的感受。于是,我可以理解他们!

我本打算以完全客观的资料来展示事实,让读者自己去解读。但是,写着写着,我会不由自主地加入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思考。是的,这些人——王国维、弘一法师、朱生豪、闻一多、于右任、傅雷、邵洵美、李广田、翦伯赞、陈翔鹤、陈寅恪、焦菊隐、王伯祥、王芸生、赵丹、梁漱溟、张友鸾——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,但因为时代、个人处境以及思想境界的不同,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。然而,他们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,展现了最真切的自我,他们用生命谱写的歌曲,给后世留下了悬念、智慧、愤怒、宽容、痛苦、觉悟……促使后来者不断地解读,并在解读中引起共鸣。

当然,本书也试图与主人公一起,解读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,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

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喜欢此书,能有所收益。

目 录

001 此人现已投湖死——不可不说的王国维

颐和园就要关门了，门前的洋车大多已经离开。守门人看到这位车夫，问：“这个时候了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”车夫答：“尚有一老先生在园内，所以不敢离开。”守门人便询问老先生的年貌举止，等听明白后，告诉车夫：“此人现已投湖死。”接着领车夫入园核实。果然是王国维。

019 天心月圆——弘一法师告别尘世

1942年10月10日(农历九月初一)，弘一法师即将入灭。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，弘一法师安详地坐在桌前，往事尘缘，千万籁俱寂中，浮光掠影般进入脑海……

033 生死不了情——朱生豪与《莎士比亚全集》

朱生豪病痛中仍用英语高声背诵莎剧。第二天中午，朱生豪忽然叫道：“小青青，我去了。”夫人宋清如赶紧跑过来，眼看着丈夫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不到两分钟，朱生豪含怨离世。

047 闻一多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夏天

马上就要到家了，周围异常的安静。突然，背后传来了枪声，闻一多下意识地右手抱头，接着便倒了下去。闻立鹤马上扑到父亲的身上，大喊：“凶手杀人了，救命啊！”连续5颗子弹打到了闻立鹤的身上，血流如注。他从父亲身上滑下来，雨点般的子弹射向了闻一多。

071 于右任最后的乡愁

于右任这时已说不出话来，他伸出一个指头，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，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。此后，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。

085 傅雷一身傲骨离开人世

死前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？没有人能够知道。只能从事后的验尸报告中得知：傅雷是服毒自尽的，比妻子早死两个小时。

朱梅馥是投缢自尽的。

105 邵洵美便是那最愁伤的河流

邵洵美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。他郑重地拜托贾植芳两件事：“贾兄，你比我年轻，身体又好，总有一天会回去的。我有两件事，你一定要写篇文章，替我说几句话，那我就死而瞑目了。”

125 李广田：站着死去！

《阿诗玛》重新整理完毕后，有人建议写上李广田的名字，他拒绝了。重新整理本出版印行后，有关单位三次把稿费送到家里，他分文未取。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，他建议把稿费奉送给撒尼人民，作为撒尼人民的文化活动经费。最后，这笔稿费送给了阿诗玛的故乡——路南县。

151 翦伯赞的非正常死亡

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“粗暴”，是“打棍子”，是“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”。同时指出：“吴晗和我是朋友。”邓广铭公开提及，“在报上公开批判时，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，并把‘罪状’推到翦老一人身上。”

169 陈翔鹤：“今人重生死，松柏发芳芬”

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大门外，看到了陈翔鹤的背影。忙追上去，“只图让他看见我，互相点点头，或者交换下眼色，也就心满意足了”。只是，陈翔鹤很快就消失在马路对面了。望着纷乱的车流，陈白尘的眼睛模糊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老友。

191 陈寅恪晚年的三次生离死别

1961年告别老友吴宓，1967年又先后告别长女流求和助手黄萱，一代宗师陈寅恪在寂寥与孤独中辞别人世。

203 深深的遗憾——焦菊隐想留下什么？

在病床上，焦菊隐拉着长女世宏的手说道，这些年我写了几百万字，比斯坦尼拉夫斯基一生写的都要多，可惜全是……

219 王伯祥：小雅一廛辨旧学

他不仅私下里对儿女们说：“什么事物最旧？吃饭最旧。他们能废止吃饭吗？”而且，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，他迫切地想要写一篇文章，来讲讲“旧学”。

239 王芸生临终前咳血长谈

他像水兵爱大海一样，热爱《大公报》，《大公报》是他一生的追求，是他魂系的地方。临终前他对小儿子王芝琛说：“如果你要研究《大公报》，现在还不行，20年之后或许有可能。”王芸生的预言令人惊异地成为现实，同时也见证了时代的进步。

249 赵丹泪光中的苦痛

赵丹感觉到自己可能得了癌症，他对医生说：“我不是生癌了，能手术赶紧手术，不能手术我立刻出院，我想拍完这部片子。”

265 梁漱溟心事已了乘鹤去

梁漱溟的自信令世人咋舌——“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”。那么，这样一位传奇人物，当他晚年感到自己已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，在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时光中，他有什么重要的教诲？他是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的？他要留给世人什么？他还关注些什么？他人生中的诸多“最后”是怎样的？

287 难解的谜——张友鸾掀髯大笑赴新宴

对于张友鸾临终前的举动，许多人都感觉非常奇异。“他那双接近失明的眼睛，似乎看到许多使他高兴非凡的人和事，因而变得明亮起来。他挣扎起床，一面喃喃自语，一面掀髯大笑……老人就这样用笑、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高高兴兴地同人世告别。他的笑，成了千古难解的谜……”



王国维(1877~1927),字静安,浙江
海宁人,世人景仰的国学大师。

此人现已投湖死

——不可不说的王国维

王国维，字静安，1877 年生于浙江海宁。他是一位世人景仰的学术大师，对学术界做出多方面的贡献。

与他同在清华研究所工作的梁启超这样评价：“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，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。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。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，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。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，而能矫正他的绝少。这是他的绝学！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。我挽他的联有‘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’一语，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。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，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。本来，凡做学问，都应如此。不可贪多，亦不可昧全，看全部要清楚，做一部要猛勇。我们看王先生的《观堂集林》，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，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，所以他的成就极大。此外的著作，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，而得好结果。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。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，实在有过人的地方。近两年来，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，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，渐渐成为一种学风。这种学风，若再扩充下去，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。……”^①除梁启超外，陈寅恪、

吴宓、郭沫若等国学大师无不对王国维的学问表示钦佩。

令世人震惊的是,王国维竟自沉而死。对此,人们纷纷发表看法,探究王国维的死因。总而概之,有“逼债说”、“由于国家没有研究机关而致死说”、“《殷虚书契考释》出王代撰说”、“受罗振玉影响说”、“不问政治说”、“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”、“因病厌世说”、“受梁启超排挤说”等等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则更受世人重视,他在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中写道: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呜呼!树兹石于讲舍,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,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;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,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^[2]陈先生显然对王国维之死有至高的评价。

笔者对王氏之死的真正原因,不愿妄加评论,只想根据多方面的资料,梳理一下王国维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及周围情况。也许,真实死因也就自然而出了。

“最黯淡的一年”

王国维是在1927年自沉的。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“最黯淡的一年”。其实,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。

9月,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。这对久历世变、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,更加郁郁寡欢了。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。不到一个月,因婆媳不和引



◎王国维
与罗振玉，
1916年摄于
日本京都

起误会，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，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。

对王国维来说，罗振玉不仅是亲家，还是最为亲近并对他影响至深的师友。1898年，22岁的王国维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，得到罗振玉的赏识，并器重之，免其各费，使其专力治学。之后，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。留学日本，系罗氏资助之；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，系罗氏推荐之；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，系罗氏带领之；乃至王国维先学西学，后转而专治国学，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……徐中舒《王静安先生传》记：“辛亥之役，罗氏避地东渡，先生亦携家相从，寓日本之西京。罗氏痛清室之沦亡，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。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，且劝先生专治国学。先

生乃大为感动，遽取前所印《静安文集》尽焚之。”^[3]以此类推，王国维对清宫以及逊帝溥仪的浓厚得化不开的死结，也与罗振玉有莫大的关系。

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，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，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，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，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……他对王国维有恩，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。据说，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。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。

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。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，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，像一家人。可惜的是，王国维潜心学问，不善于管理家事，长子王潜明一死，家庭矛盾迅速扩散。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吧，罗、王之间多年的挚友关系从此破裂了。

王国维系耿介之人，他还想尽力挽回与罗振玉的感情。1926年10月24日，他写信给罗振玉：“维以不德，天降鞠凶，遂有上月之变。于维为冢子，于公为爱婿，哀死宁生。父母之心，彼此所同。不图中间乃生误会，然此误会久之自释，故维初十日晚过津，亦遂不复相诣，留为异地相见之地，言之惘惘。”^[4]又说：“初八日在沪，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，求公代为令媛经理。今得其来函，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，目下当可收到。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（燭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，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，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），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。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，请公为之全权处置，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，且京师亦非善地，须置之较妥之地，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。”^[5]

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，且汇款给罗振玉，并用“求公代为令媛经理”、“请公为之全权处置”等委

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，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，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，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，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……他对王国维有恩，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。据说，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。

曲求全的语句,表达了自己的诚意。

罗振玉并不领情,以自己女儿的名义,将钱退回。

王国维不甘心,10月25日,又致罗振玉信,仍请罗将钱收下,说:“令媛声明不用一钱,此实无理,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媛,又当谁归?仍请公以正理谕之。我辈皆老,而令媛来日方长,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,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,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,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。京款送到后,请并沪款一并存放,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,此事即此已了,并无首尾可言。”^[6]

罗振玉仍不领情,再次将钱退回。

一而再地被拒绝,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。他生气得不言语。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,撕了再点火焚烧。王贞明走近去看,见信纸上款写着:观堂亲家有道……

10月31日,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,说:“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。否则,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,用‘王在记’亦无不可。此款在道理、法律,当然是令媛之物,不容有他种议论。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,其间恩义未尝不笃,即令不满于舅姑,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,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?若云退让,则正让所不当让。以当受者而不受,又何以处不当受者?是蔑视他人人格也。蔑视他人人格,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。总之,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,求公再以大义谕之。此款即请公以令媛名存放,并将存据交令媛。如一时不易理谕,则暂请代其保存。”^[7]

直到此时,罗振玉才收下此款,回信说:“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,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,以心安理得为归,不负公所托也。”^[8]

虽然如此,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。1925年8月上旬罗

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，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，诗尾有“百年知遇君无负，惭愧同为侍从臣”句。不料，刚刚不过一年光景，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。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。

赴津为清废帝祝寿

1927年，王国维51岁。清朝灭亡已15年之多，五四运动也已过去8年。世事变幻，使清华园内的人文景观也为之大变。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，衣服穿着也随之而变。惟有两人，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。他们留着辫子，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。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，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。这二人，一为梁启超，另一位就是王国维。

在王东明的记忆中，父亲“每天早晨漱洗完毕，母亲就替他梳头，有次母亲事情忙了，或有什么事烦心，就嘀咕他说：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，你留着做什么？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，他说，既然留了，又何必剪呢？”^[9]

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——既然受过清廷之恩，既然是清廷旧臣，既然已效忠于清廷，那么，不管怎样，不管世事如何变化，我王国维总是要效忠（或者说是愚忠）到底。

早在1924年溥仪被逼离开紫禁城的时候，王国维便整日忧患，并打算自杀。幸亏家人警觉，时刻防备，悲剧才未能上演。不久，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《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》，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。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，为清皇室辩解。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，甚至于听

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，他也不忍往观。

1925年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因王国维学贯中西，特亲自前往，带着十二分的诚意聘请王国维当国学院的教授。此时，溥仪早失去了皇帝的特权，躲在日本使馆。王国维却仍然以君臣之礼请示溥仪，得到溥仪的准许后，才奉“谕旨”到清华任教。

不久之后，溥仪离开北京，到天津张园做起了寓公。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，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。

王国维对清廷的忠诚，往往又和他对罗振玉的关系纠缠在一起。

1927年2月12日，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，为溥仪祝寿。在王国维看来，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，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。可是，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，溥仪已被屑小包围，对于王国维这样的“忠臣”并不予重视。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，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，“愤激几泣下”。此行中，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，他与罗振玉相遇了，二人却未交言。

二人相遇情形虽未见诸文字记载，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出：王国维试图打开僵局，而罗振玉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。王国维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。

可是，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，溥仪已被屑小包围，对于王国维这样的“忠臣”并不予重视。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，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，“愤激几泣下”。

最后的晚餐

王国维生逢乱世，1927年3月以后，世道似乎更加混乱。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，看不到一线光亮。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。王国维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。本年4月3日记：“近顷人心颇惶惶，宓决拟于政局改变、党军得京师、清华解散之后，宓不再为教员，亦不从事他业。而但隐居京城，以作